

009727

万年县志

新修
万年县志
卷之二

万年县志

万年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

万年县志

(内部发行)

万年县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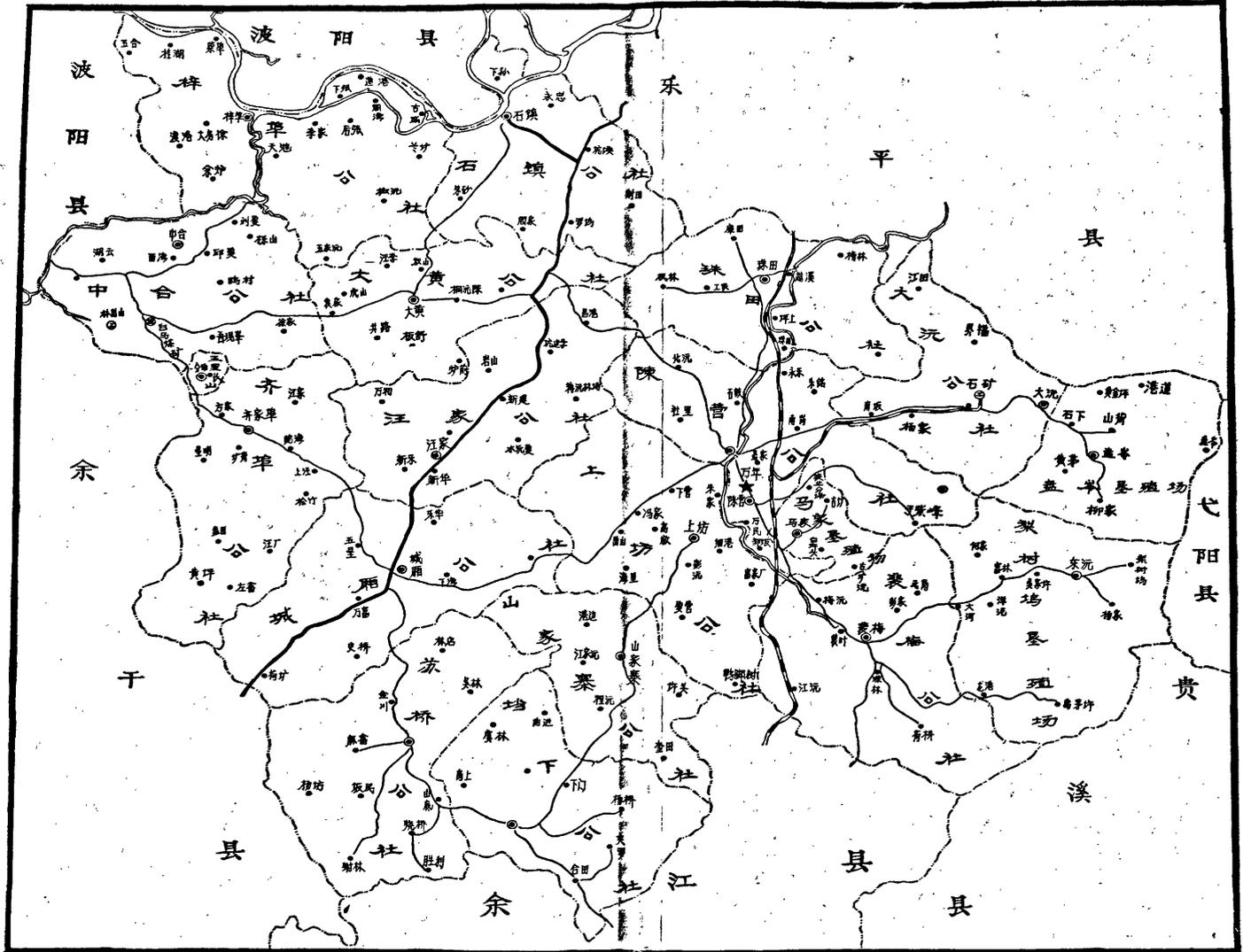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16 插图6 照片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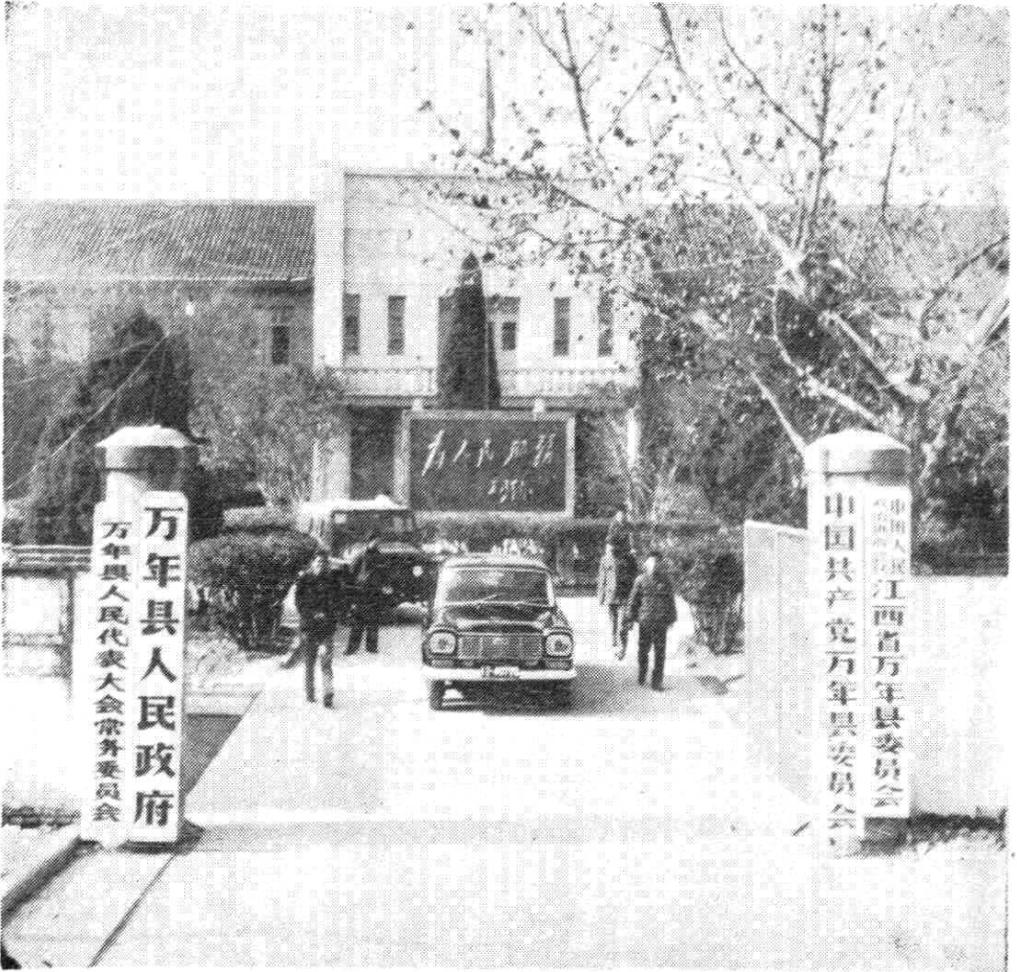
字数635,000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工本费

¥100000

万年县行政图





县委、县政府大楼

中共万年县委

关于编纂《万年县志》的决定

县志是一县重要历史文献。我县县志距今已有一百零八年失修。为延续历史记载，服务“四化”，惠及子孙，县委常委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讨论决定编纂万年新县志，并由汪泉、火等七名同志组成编纂委员会，领导《万年县志》编纂工作。编委会下设办公室，由县直各单位抽调人员，负责采访编纂。由于编委成员人事变动，为加强和充实编委机构，胜利完成修志任务，县委常委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讨论决定，将编委成员调整如下：由汪成珠、张先成、张绍臣、何友生、张佃夫、蔡厚轩、孙德涵、吴隆泉、刘镇生、张山明、李国祥、徐继达、王志忠等十三位同志组成，汪成珠为主任委员，张先成为副主任委员。编委会下设办公室，何友生兼主任，徐继达、陈景潭为副主任。

此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各有关单位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确保修志工作顺利进行。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万年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编修《万年县志》的决议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万年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县志，是一种地域性的有关自然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情变革的客观记载，是重要历史文献。

我县自明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析波、余、乐、贵四县边徼之地建县，迄今四百六十八年。考之文献记载，设治初，由波阳乡进士刘世臣合波、余、乐、贵四县志而成万年第一部县志。其后，明、清两代曾八次重修，但现存之旧志，仅发现四个版本，且散存于外地图书馆。民国后期曾修县志，但资料散失，是否成书，查无着落。如是，则我县县志已中断一百零八年。凡此百余年间，社会历史，变化殊多；风土人情，升降移易，况年远事湮，资料散失，如再不抓紧编修，时间愈长，则困难愈大。

会议认为，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和我县情况，很有必要抓紧编写一部观点正确、内容详备、体例完善的万年新县志，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利于四化建设。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和全县人民，予以重视，热情支持，积极收集与提供文史资料，在县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下，共同努力把我县新县志尽快修好。

序

县志，是一种地方志书。它记载一个县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以及风土人情等演变过程，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因此，编纂一部事实确凿、观点正确、内容详备、体例完善的新县志，是惠及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尤其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更具有承先启后，服务四化的重要意义。

我县建于明正德七年。明、清时期，曾先后修志九次。有五次，即刘世臣本、正德（庚辰）、万历（己卯）、雍正（乙巳）、康熙（癸亥），虽已成书，却遭兵燹，遗佚不传。至今所存只康熙（癸丑）、乾隆（辛未）、道光（甲辰）、同治（辛未）四个版本，且散见北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图书馆藏。这些版本，对全县舆地沿革、学校教育、事功宦绩、金石艺文等等，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我县极为珍贵的史料。然而，自同治辛未至今百余年，虽曾三次修葺，但均未竣事，其所集资料亦散失殆尽，致使这段历史，无志可查，无献可征。

万年地处鄱阳湖畔，山川秀丽，物产富饶，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历代学者名流，颇不乏人。尤其在现代革命史上，我县人民曾不断谱写光辉的新篇章。无数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更为重

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历史上被剥削、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治之安定，经济之繁荣，人民生活之提高，社会风气之崇尚，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为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为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化载入史册，县委于一九八〇年六月作出修志决定，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作了修志决议。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成立了专门机构，组织人员，广收博采，重铸新篇。此不仅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反映了全县二十七万人民的愿望。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回首过去，放眼未来，使之成为一部既反映我县的历史真实面貌，又具有新观点、新特色的志书。

整个编纂工作，自一九八〇年九月着手，至一九八一年底完成初稿，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其后，几经讨论，编摩数易，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完成此举。诚为全县人民的一大喜事。志成，我受编委嘱托，写了这篇短文，以作序言。

中共上饶地委常委 汪成珠
万年县委书记

一九八二年四月

附：旧志序言

正德庚辰序

舒清 德兴人

万年为饶新造，邑居波、余、乐、贵四邑之徼。地僻而土刚，山深而岭峻。民生其间，多负气尚侠；且去各县治稍远，鞭长不及马腹。正德初，岁饥，遂乌合弄兵，四出焚戮，势张甚。上闻，遣总制陈公金，出师剿之，逾年始平。爰与方伯任公汉等议，必置邑束以官法，庶无后虞。疏奏，乃割四邑近地，合为一邑，而开治所于万年峰之阳。总制俞公谏，相厥攸宜，参政吴公廷举，任营度之功。邑治既成，而巡抚孙公燧至，变通宜民。适副宪许公庭光，奉敕守兹土，谓不城以卫之，终非远图，即躬版筑之劳。功既完，人心始有定向，而政教旁达矣。邑尝有志，作于波阳乡进士刘君录，校正于郡守林公琬，既精且确。顾其时更始未久，庶事草创，卒难搜罗，事多阙，以待后者。邑令白侯绣，由吾邑著能声，调是邑。因阅前志，叹曰：“今地颇安，文献毕集，失今不葺，后将不为废典乎！”谋于同寅县丞高君惟广，主簿吴君元著，典史汤君宏，暨儒学教谕王君銮，训导周君爵等，礼致乐邑司铎叶君，裁葺编摩，而王复校正焉。于是，邑之山川、疆域、田赋、民风、户口、丁役、学校、人才，与夫前言往行，陈述旧闻，俱详记，无复遗憾矣。白侯将铍梓以传，囑予序。惟志之作，所以貽范示劝；为民牧者，一启帙而挈千里于一日，运四境于一心，所览者约而所泽者博矣。志之有益于治也，不亦大哉！庸书以复白侯，而为来者告。

康熙癸丑序

邑令 王万鉴 武林人

考古镜今，在有史，在省、郡、州、邑则有志。志与史，异名而同实也。然史有褒贬，以彰劝惩。志则有褒而无贬，即劝以寓惩。且志之作与修，例出于守土之吏与土著之绅士，莫不欲修其山川风俗、人物菁华，夸前盛而表近徽，未免有文胜质之弊。若今日之修举，起于贤宰辅之献纳，圣天子之俞允。将欲一道同风，察往知来，不下堂而周四海；规一时以范万世，纤悉敢有讹妄哉！万鉴一捧是檄，动色相戒。兹邑割地新造，而土地人民政事，与名邦差等。稽之前志，而理学则有饶双峰、柴强恕、曹无妄；事功则有李伯玉、王刚中诸公。其余一善可纪，一节可风，奇男烈女，代不乏人。昔分纪于四邑，今并入于万年矣。查旧志修于明正德十五年，距今一百五十余岁。万历乙卯，邑绅蔡毅中成续志，因兵燹无存，年湮事远，文献莫考，修较他邑为难。爰请笃学好古之绅士，相与征文考献，博采野乘，搜遗闾隐，芟繁去伪，辑成新志。凡十卷，其款目悉遵成格，大都崇名教以致和雍，陈土俗以备观览。因名而责实，使在下有所持循，而安居乐业，可咏君子万年；在上有所奖励，而保世无疆，更可歌天子万年云。

康熙癸亥序

邑令 张励知 泽州人

粤考旧志與图，知兹邑有姚源洞，为正德年间穴寇处。越数年而烽靖，因请割波、余、乐、贵之地，建治于万年峰下，以万年名。余壬戌夏，奉符来此，舟抵石镇，有北河巡司寨在焉。山行四十里，渐见村烟远近萦绕，溪涧粼粼，草木葱郁，而奎光、万斛诸峰，映带左右。其地交广抚，冲险扼要，设之城社，遂为望县。癸丑岁，奉诏博采天下郡县志书，时饶郡尊曲安王公，万令武林主君，曾为修辑梓版，嗣经寅卯寇毁。余下车购得残编，旋奉宪谕重纂，爰请通邑绅儒，谘访确议，考古镜今。万邑虽隘，而地灵人杰。前此之簪纓礼乐，如饶双峰、李伯玉诸先生，继此而胶庠黉壁，鹊起鹏飞，郁郁乎文盛矣。其间德行可风，荐列宾筵，闾范足扬，用奖枢户，茅沿竹屋，共敦俭朴之风；水碓云犁，遍熟饶荒之产。元凶殒灭，风鹤无惊；圣教宣扬，弦歌载道。予乘簿书之暇，勉力绸缪，整葺仓廩，修筑城郭，补构衙署，平治輿梁，从此，地方得以安堵矣。于是特开志局，网罗故实，以信见闻。刻日鳩工，用光梨枣。三阅月而告成。第余学殖荒落，亦令万年而纪万年已耳。敢谓含英咀华，出经入史，与古人并著作之名哉。

6

雍正乙巳序

邑令 刘 镐 中都人

尝观孔子作春秋，岁首必书，四时之首必书。他如甲戌、乙丑，皆兢兢载之简册，编年纪月，比事属词，何其详也！后世史家，变为纪传，亦欲网罗百氏，举凡制度典章、人物行迹，汇而辑之，成一家言。而或失则漏，或失则舛，不核不完。徒使嗜古之士，訾其简略，纠其纰缪。此非尽载笔者之过，亦由世远事湮，末由考证故也。郡县之志亦如史，然多历年所，文献无征，欲索之茫茫坠绪之余，其不同于拾沈者与有几？余自辛丑握篆万邑，五载于兹，荷圣天子鸿庥，时和年丰，兆民乐业，簿书之暇，披阅邑乘，每叹前人之厘订以贻后人者，其功为不可没也。不图客秋城遭回祿，虽学官、仓库、公厅俱幸无恙，而邑志、板藏、纸肆悉成灰烬，余甚悼之。岁乙巳，捐俸翻刻，悉仍旧本，自春徂夏，用观厥成，此可以告无罪于前人矣。因思旧志一修于前明万历中，再修于国朝康熙癸丑，彼时，典笔者皆以残缺伪舛为隐痛。越癸亥，复加修葺，其间甫阅十寒暑，而吏治、民风、仕宦、贡举，以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增入者几不可以更仆数，假使尔时不修，则此十年中记载，必不能若是之详且确，况癸亥距今四十余年，正河清海晏，乐备礼明之会，圣教宣扬，家弦户诵。邑之中，敦德行而荐宾筵者有人；优文艺而登科第者有人；孝友足式而节烈可嘉者更有人，不及今编纂，即有道德如无妄、南溪、双峰、斛峰，事功如恭简、文壮诸君子，安保世远事湮，不终归泯没乎？忆余下车后，循阡陌以课农桑，勤考课以振文学，宣讲约以训黎庶。凡

仓廩、学官、署廨、城池之修筑，桥梁道路之治平，靡不视己为任。而独于煌煌志乘阙焉不讲，坐令伤纪敦伦，励行洁己，足以维持风化楷模奕祀者，听其云散风流而莫之惜，予诚何心哉！兹因旧志重新，慨然动续貂之念，爰请邑绅，广询博访，有善必彰，无微不阐。昔隐今显者，则议补；昔无今有者，则议增。搜之必力，期无漏也；采之必真，期无舛也。夫无漏与舛，求诸自古作者之林，犹难言之。予何人斯？其能无漏与舛！顾独存此唯恐有漏与舛之心，兢兢载之简册，以贻后人，而不使致慨于世远事湮，则亦犹前人意也。谨据前志所未备，续纂成帙，其已详者概费赘。则今之纪录，殆犹春秋未经笔削时，仅仅编年纪月而已。

乾 隆 辛 未 序

邑令 李继圣 常宁人

予既作万年志繇矣。于是每夜剪烛，乘簿书之暇，按凡起例，取旧志而修饰之，不独为六十余年补阙辉新，抑且为分县后拾遗缀故也。盖于残帙删十之七，亦增十之七矣。窃惟兹土，自明代巨寇视姚源洞若仇池。厥后，逆贼陈武魁复煽要，皆本体自发之毒，祸患迭乘，而非兵戈自外来，以摇荡我郡邑者也。污吏婪残构衅，富民刻薄敛怨，一夫倡怒，万户乐和，岂尽人之无良哉？夫鸟穷则啄，兽穷则攫，又藉其险阻以为巢穴也，又始忽以为鼠窃狗盗也，又终惧以为封豕长蛇也，宜莫之能制也。奠塌岸于盘石，养芳卉于焦土，后事之师未可忘，后车之鉴何可忽？不能不流连太息而备志之耳！予以凉德，作宰三年，无最可报。遍览崎岖，今虽已成坦途，而土石刚峭，锋棱犹在，肮骹踈𦍋，伊可怀也。则愿与兹土文武诸官，暨邑中贤人君子，学士乡大夫，协济维持之。夫和惠之风不行，斯民情淡漠，痛痒不相关，出入善败不相闻，其气易薄而为厉。夫志所以见俗也。区区一邑，共此古今去来理乱也，欲托寸管以镇压。夫古今去来，理乱循环之势，使长系于尺书，以触目而警心，苟焉为之可乎哉。余始受邑篆，辄欲网罗纂组，未遑及此。今各宪频檄饬修，又得舍侄启晨及邑人士，伙予旁搜远讨，提纲列目，遂成若干卷。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者削之。利害之故，了然指掌。亲民之吏，不隔封疆，后之君子，知戎马之墟，已为礼乐场也；荆棘之丛，已为松竹材也。抚是书以图治，而是邑先儒之灵爽，与昔日名臣义士之精英，又无不显露潜孚，以相夫张弛，岂犹是听远者闻其疾而不闻其舒，望远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也哉。

道光甲申序

邑令 张宗裕 南海人

天下之郡县皆有志，以纪山川土田，及土地之所出，风俗之所尚，与夫人民之数，政教之条，使为治者披图考索，而知昔之求治于民者则如此，今之求治于民者又如彼，而得以随地制宜，与时通变也。万年设于前明，视江西诸县，建置之最后。裕考旧志所载，正德中，有潘某者，附刘瑾出为余干令，贪而不事事，有以盗贼告者，若罔闻知，致贼益无忌，啸聚于姚沅峒中，纠众横行波阳余干间，人民奔窜，村里为虚，大吏帅师征剿，而民始得一夕安寝。然地僻山深，贼易潜伏，总制陈公请于朝，割波阳余干乐平贵溪地以为县，设官居守，筑城于万年峰下，因以名县。道光三年秋八月，裕奉命来知万年，延父老询民疾苦，父老犹有能言其事者，盖于今数百年矣。今圣人御宇，海内又安。万年虽蕞尔邑，而土地之所出，风俗之所尚，与夫人民之数，政教之条，皆蒸蒸日上。裕常行其野，而见民生安于畎亩，又时闻弦诵声，盖沐圣人之化久矣。夫宣上恩德，以化导其民，县令之责也。守土者，其以潘某为戒，而益思大有造于民，使后之读是志者曰：某为贤令，弗贪以虐民，与民休息，以时课其耕耘，而教其子弟，则是志也。又裕读之而思自勉也夫！



同治辛未序

邑令 项珂 钱塘人

世称县志善本，首推武功、朝邑诸志。武功康书，削地志繁滥之习，书止七篇，义例分明，纲目具该；朝邑韩书，止三十余页，上下数千年，包括巨细，若有余闲，无局促束缚之迹。此足见文简事核，志书之体要备此，即志书之能事尽此。万年县建于前明，邑居波、余、乐、贵四邑之微。道光初，南海张宗裕纂辑以后，迄今四十余年，政由俗迁，治随时变，凡风土人情，升降移易，月异而岁不同。同治四年乙丑腊月，珂来治斯土，公余，与邑人士采续遗闻，每思补订厘正，有志未逮。八年己巳春，调署波阳。九年庚午五月，重履万年任。奉大宪议修通志，檄各属增修，以资采定。六月，禀报设局。按万邑邻境，前沦兵燹，徵文考献，任斯事者较难于昔。延邑绅士刘馥桂等，博访广询，分纂汇辑，各董其事。阅十月书成，不漏不诬，不啻不滥，以冀繁简得中，具有史法，敢谓与武功、朝邑诸志媲美后先哉？抑余更有说焉。夫文物之流传，风俗之朴雕，与夫官司政事之得失，时虽久而不遗，事虽细而必录，非徒以网罗放失也。阅是编者，诚能省里闾之疾苦，考运会之盛衰，将因革损益，择善而从，其即系于此志也夫！